

呂
子
評
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

大學

傳首章釋明明德

大甲曰節

陳際泰說顧之念嚴諸天則尊而可畏說如此則天字是外假說天之明命體府含靈有先父母而厚者也說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說想莫爲莫致之表初不殊禮樂征伐之世故奉若職而欽若事則有慶越若職而怠若事則有讓云云說命字講得恁粗却著了因果報應之魔不止劉向五行傳某事某應之附會也天命二字但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

有從氣數言者。卽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真實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橛。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橛。總怪這一個理字耳。看楞嚴惟識同覺等語。真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爲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鄙易破。卽禪子亦心知其不然。遁以爲寓言。故佛家于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點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真成兩橛也。此文見處如是。故精粗皆不的。

帝典曰節

陳龍文

至德高巍。則有蕭然玄默而不與物接之患。固無此一

種至德。乃黃老邪說耳。臣御萬機而無疑。持一心而不惑云云。
明字根明德二字。此身心之功。非於事物機務用人。見其無
疑不惑之明也。所指明字皆極粗。稍高談。又入黃老矣。

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爲帝王所同要
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

克字著寔。克字時作自然解。枉費回護。此偏說得艱
於凡人。**難**字著寔。克字時作自然解。枉費回護。此偏說得艱
難。惕厲到極處。而帝之峻益明。可見俗眼怕說聖人有工夫。真
是夢也。

皆自明也節

疏上三書。因致勉人之意。作傳本旨如此。
此句重自字。不重皆字。

傳二章釋新民

陳云云。自新新民新命。皆從德化言。極卽是至善。用其極卽止於至善。乃以剛果奮發力致成功爲用極。何其謬哉。甚矣章句之不可不熟讀而精講也。

黃明新非二物也。我德旣明。亦可謂之新焉。**此**則可云。民德旣新。亦各自見其明焉。**此**却說不得。新原就君子身上看。

首節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當革也。

凡作帝王學問語。不可落理學套。旣爲其近於儒生。且非帝王事功德業。先天開人因時立政之象。**此**於此見千子見識之粗。本領之陋。帝王儒生事權不同。學問豈有異耶。事功卽在

德業內必欲分說却看得德業小事功大矣卽所言事功亦止是後世英雄帝王氣象與成湯王道無著從事功說到德業微妙又轉入黃老家當與聖人事功德業無著不論本原但欲張皇局面不知適成粗陋也

羅 聖人不爲事物之學則性而已矣事物卽性學新豈只在性乎

苟曰新重識爲得朱子意此是爲學入頭處下兩句方能接續工夫全在苟字上

玩註於日新下作一斷用則當二字轉下須得此意

苟曰新對未新而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也本只兩項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可見首句之重此是自

新之切實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同。時文作三句平看。直是粗在。日日主繼續義。又日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此却是仍舊字眼。究之又字。自是打斷重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舊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

此君子不指名位。

極。卽至善也。用。卽止也。無所不。兼自新新民也。

用極。又在自新新民上逼進一步。非汎講明新也。

自新新民。引古證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己放低了說。如謂漢唐之

盛卽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之類。迎合時王。自流入於功利之卑污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擡高後世帝王。猶可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于天地之間。不可言也。傳者逆知此弊。故於此特下用其極義。見不到至善。未可謂之新民。

無所不用。正是惕厲語。

左敬祖文新無極。惟所用耳。**評**明曰其極如何。又說到無去。**文**新之用。其無極也哉。新之極。其有用也哉。云云。**評**看註以至善訓極字。以皆欲止于訓。無所不用。甚明。故用字只帖極字。拆開別用不得。惟將用字與極字新字混看。若可以互相牽搭者。故下來虛字皆不當於理。如篇中有新用新。其極乎。新之用。等句。其爲語病不小。而最悖者。無極二字。無極是無至善也。而可乎。此

與無爲而治題破云無爲而有爲者正同皆求深而得謬者也
陳際泰文勢不必有所憑也深雪已勤卽廢國而勃然誕受評不
是此種論頭君子二字兼古今而言不是勉後世衰主奮興之
謂也文在吾人精神間耳評用其極非用力之謂更不是用精
神。

歸有光文君子知一事有一事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之一物有一
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之天下無一事而非其身之所當爲無
一物而非其心之所當受則亦無一極而非其事其物之所當
用矣評無所不用四字獨見全理文知至至之至此極也知終
終之終此極也評極從知得周易語至精文傳者之意蓋不獨
爲新民言而亦深爲新民釋也評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
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云爲無非分內大學總以

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共此責任。止說个新民。則民字中品類恐有所不盡。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句。包羅甚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裏。也是文灑發明無所之義。道理尤高濶。尤精密矣。

極卽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卽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理雖通而賓主不可紊。

或云末節只拈上文與皆自明句同。余以爲不然。皆自明句原只一意。此却兼自新新民二意。又隱然有新民本於自新意。正自不同。

新民新命之本於自新。道理固如是。然畢竟此章以民爲主。

作文隱寓重自新意。無所不可。若謂新字從明德說。方於極字有會。此却不然。極卽至善意。明新皆有之。乃至極之極。非會極歸極之極。故不可以明爲新極也。

極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也。有訓中字者。皇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義爲主。中正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須一轉。

極無形象。憑人指名。千蹊萬徑。任心造理。有何不得。卽謂漢唐便是至善也。由他說。但將天命原頭一忖。則多去不得。故聖賢言道必本於天。極從天起。下面自不走作。

天字是極字出身處。

聖人新民之極。三代後惟朱子得之耳。看其與陳呂辨論可見。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

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遂民生興民行者。一切爲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污也。必君臣先自滌此污。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爲萬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首節

題意在邦畿不在民止。且曰惟民所止。不曰惟民止之。針鋒少差。

便侵下兩節去。

詩云穆穆文王節

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尚是虛虛指點。到此節明指
个止至善榜樣。而其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一牽輓
過不得。

五句是个大式樣。全爲學者說法。

歸有光止至善如聖人斯爲無愧。而以苟且之心應者。人倫蓋
缺焉。方見至字之重。人只曉得善字耳。

敬止二字。是統止之全體大用。

龍其文自記敬止二字。兼體用言。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
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張氏以上一
字爲統體之止。下五止字爲一事各具之止。不可從。

體用極論得分曉。不第此節也。體用原分不得。今人動云某某有體而無用。某某有用而無體。皆亂道。無用者其體虧也。無體者其用非也。

歸德先生人極之在天下也。日用而不知。聖人生而斯道有所寄矣。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底道理。文王是止至善樣子。

五止皆從敬止分出。

須明是從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中。指出大目。不是以五者概聖人之止。又須明文王時勢境地。見文王所止之善之至。方不是泛論五倫道理。

仁敬孝慈信。卽是至善。孫若士謂若作至善看。可勝鶻突。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爲陸子靜黑腰子也。止於仁。尚非至善。則亦不

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

仁敬孝慈信。固爲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爲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卽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卽爲至善也。

仁敬孝慈信爲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爲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爲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爲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深長思矣。

至善有定理。而止無定式。如仁爲君道之善。而必如文王之爲君。

乃止善之至也。

袁國粹曰。禪之不能伐之不可。而抑首事人。此勢之最難者也。然而文王之止敬者。終其身而不廢。**國**此卽浙學後人謂堯舜不能殺舜禹。只得以天下結識之類也。文王止敬。純是天理之極則。如此說來。多後世功利揣摩之論。不見至善之止矣。

楊以修又

高其節以悟之。亦見主有可攜者也。**國**龍比亦是敬。與

文王境分亦不同。豈可抹彼尊此。**文**有二傾心之日。猶挽以歸服事者。非不爲萬姓去仇也。吾君原自可后耳。**國**此義過火。吾身之誅賞。惟君命。下民之后。雖自天降。非一人之私。不可同論也。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

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慙叛之心。此昌黎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徇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文於極情處未免有過當之論。又不可不知。

與國人交。獨分義例。不可混入爲人君界內。

此有題內題外。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此題外義也。然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此題內義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一者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

上二節是全章引子。第三節明指出一箇聖人之止。吳次尾謂不必重者誤也。若謂總是止善影子。則下二節皆然。卽云求止工夫在下。然重講聖人之安止。亦自不侵下也。况註中學者於此云云。已明示學者就此求止之方矣。

詩云瞻彼淇奥節

上節言止。此節言所以止。

金聲文至善之存乎我。一止焉足以定之。**評**逗漏止一句。卽見其失。釋詩一絡索。正爲不是一止焉足以定之耳。要之後來講止字。無不作禪會。

顧麟士第四節釋詩一段。卽貼衛武公而不泛及以上節爲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評**此論極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

字。詩文本屬語詞。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况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緡蠻節貼周衰賤者乎。其誤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作文欲得釋詩體。豈不反客作主哉。後來紛紛從釋詩尋閑套。作俑於此等評論。誤人不小。能於不能忘句得大意。領取明明德止至善之妙。正所謂詠歎淫佚。其味深長者也。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自然活潑。豈但衛武不足當。卽詩言又豈足盡哉。

須知爲釋止善而得詩。非釋詩而得止善也。

如切如磋者八句。或將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寔。無效字意。註云卒乃指其寔而歎美之。則並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或又將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不知自修兼誠正修恂慄兼心意要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

有謂學是求所止修是得所止非也看註自明學修二句是求止恂慄威儀二句是得止分界最清

人心緣物而有弗學不自知其不足也人心因物而蔽弗修不自知其有餘也此義甚精學修亦人人所事如切磋琢磨之學修固自不同矣

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之妙方是明明德者止於至善之學修非泛然學修之可當也如切如磋以致其知大本大原之地必欲洞究而無遺單講本原此陸王之求知非聖學矣

今人之爲學其始擇之太精而其終安之太粗

之學皆然。要之自以爲擇精而不知其粗甚也。文學未有從縱
逸而入者。以爲古人之質異。可以高坐而致焉。此大惑也。彼其
於攻苦之途。視今人較勤也。學未有蔑尋常而達者。以爲古人
之意高。可以過而不問。此大惑也。彼其於耳目之物。視性命同
功也。精進之言。令人意永。可見好讀書人。雖所得有淺深不
同。已教陳王惑亂。他不盡。惑亂之至者。畢竟是不好讀書之人
多耳。

學訓講習討論。所以別於修也。龍侗虛說。今學則省察克治。亦可
統名曰學。

恂慄也。威儀也。只就傳者胸中指示止至善工夫。學修以後。合有
如此境界。不過借詩語點出耳。釋詩意思。便落第二層。况迷入
詩人本旨乎。恂慄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

恂慄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苦功固疎而作成效看者亦隔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足處俗多以上二句爲功夫下二句爲功效非也恂慄威儀工夫到此方足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卽至善至字也

徐爲

學是格致修是誠正修註已分配之矣今又以恂慄威儀

分身心甚且硬分正心修身如此則格致誠作何著落而學修外別有正修工夫乎**嚴**硬分正心修身則不可若止分身心亦無害身心卽表裏也**徐**瑟憊不必解解總在下句註訓嚴密武毅卽恂慄之意當畱在下句中融會講若先解云瑟者嚴密憊者武毅又接云瑟兮憊兮者恂慄如此則是有三般解矣**嚴**瑟憊不必解語亦太略恂慄威儀必靠瑟憊赫喧四字講出方精確玩者字一頓下句未接時中間須有妙理但不得另作註解

瑟僩等語氣耳。**徐**節末方結出至善二字。以上尚未點明。人於切磋四句多預犯至善。獨不將白文從頭至尾一再讀。耶。**蓋**此說則大不然。下文有必當留避者。有不當留避者。如此節說明明德下節說新民。故雖做民之不能忘句。亦不得預犯新民。所謂下文當留避者也。若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此是圖圖一句拆開不得。學卽學至善。修卽修至善。非上四句爲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況本章原釋止至善。則至善二字直從章首說來。先輩做前三節文。便已喝出矣。此所謂不當留避者也。

陳際泰文使僅一有斐而足當君子也。則古之得名者不太輕乎。吾以爲此有別解也。**蓋**道字直指其實。不是別解。大士自己意見。看有斐淺耳。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磋琢磨至瑟僩赫

喧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僅爲文貌工夫僅成文貌風采也故有斐二字中包舉上八句在內卽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寔有如此今却自己淺看了有斐二字又從詩人言外補出道理則不但詩人有缺欠連大學也須坐箇扶同矣。

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忘止其善之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

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忘方見至善全節精神都注在兩結句第新民至善之實在賢親樂利明明德至善之實在學修恂慤威儀此却是止字真寔要義。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節

歸有光淺近之治無以綿再世之澤而苟且於一時者非長治久安之道也後世帝王總不能出此四句後世儒者又逢迎立說故必無至善之治

陳龍創業之君有神聖之德其治天下之具不恃乎區區之法也而直法定制必爲之詳盡者以爲我可以無法而後之人不可以無法而有德化便有法制先王時不可無法後人亦不盡恃法可治也又作法於祖宗之時必皆周密精思以爲數世之用後人樂爲循襲則不必輕言變通矣如此說漢唐祖宗皆可與文武比肩矣又開創在大亂之後故能縱橫任意以成一代之規後世多所牽制則但宜整復舊章矣評此更亂道後王果有前王之道而祖制不善豈顧牽制哉又積弊之良多在世族夾輔之勲尚有同姓所謂多才之國磐石之宗也又賢其

賢謂後賢仰其德業親其親謂子孫思其覆育非根結磐固之義。祖宗不可恃後之有人而不詳其法云云。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章句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乃所謂至善也若但以開國能立法則漢唐以還莫不有法安得沒世不意哉朱子所謂唐虞三代之道二千年來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萬古之篤論不知道者都信不及也。

由天下後世被澤久遠原想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詩人詠歎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君子賢其賢兩句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却在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從後世思超越於前王而不能極後世所期望於前王而已恰好。形容出前王止於至善始得贊頌詠歎之神。

沈氏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不是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

惟至善爲人心所同。故前王萬世不忘。

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

評家謂此卽申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賢親樂利。是盛德至善中事。其說極謬。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明德事。卽淇奥之詩。何嘗一語及治人乎。學修恂慄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賢親樂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前王指

文武已與上文君子各樣。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公。傳者借來却空說。不必實其人也。此節前王。詩與傳同指周先王。實有其人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切磋諸義。故釋以証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事實語。故補賢親樂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觀。而必欲混之。此萬曆間講章立意悖註。自以爲高。而實不通文理之說也。

傳四章釋本末

歸有光文。人君之治天下。太上以德。其次以法。**歸**以法便是末世事。豈止其次。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卽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

辭生於無情。亦惟無情者乃能爲辭。正說得健訟人揜袖鼓吻。盛

氣以入。不知何故忽然銷阻。方纔有下句疏解出來。

畏民志不是說民志淳良無情不得盡詞下。須照註點入我之明德。旣明句。蓋所謂大畏民志者。民心服明明德無所用其欺僞耳。非謂變易民志也。

上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使無訟。此句大畏民志。又緊釋不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間含著我之明德旣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鈎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總是此箇道理。離訟看。卽訟看。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隱約指點之妙。

大畏民志句。是推足上文。就聽訟說。此謂知本句。是引釋傳意。不

止就聽訟說到此謂二字兩意齊下不脫不粘有賓有主若直作分註便屬添補又看成兩件失此謂指點之妙矣

大畏民志二句謂下句不當粘煞上句則得若上句道理原看不
得粗淺事理有分別其本無分別

註中引夫子之言而言及觀於此言句題之界限在此神氣亦在
此此字只指首二句是界限也觀言而可知不粘住聽訟不說
盡明德令人推廣意會此神氣也

是隨舉一事以見莫不有本聽訟只新民中一端而必本於明明
德如此可見本無不一語意最活

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末不一末本只一
本卽此可悟

無訟尚不卽是本就此指出本耳

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卽明明德也。卽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本。卽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凡本必一而末必分。本必同而末必異。聽訟之末。末中之一也。明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爲末之本一也。本只此一事。末不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而或以無訟正是明新要理。不可作一端看。毋乃說夢。

其末散爲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之末。就萬事中。任舉一端來。無不合者。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者。卽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卽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今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家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爲主靜。以良知爲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

金聲文 夫人無羽不以家國天下爲念。而其精神寔不在人。當今人精神常注我耳。**註**不費此作用。此卽是爲人矣。**文**以一念通天下之故者。君子擴明體。**註**提陽明宗旨。**文**以一身定天下之志者。君子得止法。**註**參見羅話頭。**文**觀此而可以知本矣。而知可以至矣。**註**陽明以知本爲良知。見羅以知本爲知止。文之根

源由此故說得極神妙處不離機權作用。

附大畏民志二句文

得畏志之所自。卽訟可以悟本矣。蓋民志而至於大畏。必有其所以畏者在也。此雖爲訟言之乎。而知本之道。已不外是。嘗讀司刺之職。則曰斷中。小司寇之職。則曰登中。以是知士師救法之理。卽天子傳心之道也。夫易遁者心。難遁者法。乃使天下不見有難遁之法。而止見有不易遁之心。此其故必有深焉者矣。明其故也。士師得之以爲士師。天子卽得之以爲天子。今由夫子無訟之言。而知無情之不得盡辭如此。則非特震之於鈞金束矢之際也。入大吏之庭而思震其爲震也。幾何也。周禮之戶口版籍。咸隸於秋官。以是知兩室之中。皆閭黨。已久納於大吏之庭矣。亦非特威之於狗衆讀法之下也。觀正月之象而思威其

爲威也。幾何也。虞典之奸宄蠻夷。悉統於司寇。以是知飲食之繼爲兵戎。又更出於正月之象矣。若是者。惟民有志。畏之寔難。至於大畏民志。斯無訟之至乎。然而大畏者。民之爲之也。其所以大畏者。則非民之爲之也。習朝廷之律令而不驚。而一行之失。恐修士之知而戒之必嚴。非朝廷之勢。輕於修士也。吾所畏之故。不存焉耳。邈君公之典章而不懼。而一禮之愆。聞賢宰之名而變之必速。非賢宰之權。重於君公也。吾所畏之故。忽至焉耳。夫其所畏之故。則何也。吾於是憬然於經之所爲本末也。命臣以簡孚。而必稱伯夷之降典。謂刑之生於禮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德明。惟明之帝。而後能用降典之伯夷。訊馘於聞人。而必頌臯陶之淑問。謂獄之成於學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敬明其德之侯。而後能教淑問之臯陶。然則大畏民志。無訟之

寔也。猶新民之說也。所以大畏民志。使無訟之寔也。卽明德之說也。無訟者新民之一。使無訟者明德之一。此自爲本末者也。兼而言之者也。由無訟而思新民。其爲新民者不一。由使無訟而思明德。其爲明德者不一。此異末而共本者也。耑而言之者也。兼言之而本在。耑言之而本在此。謂知本矣。蓋天下有求本之理。不更有求末之理。猶之夫子之言。得無訟之道。不必更得聽訟之道。故知本不復言末也。知本則本之自全者。其始無旁落之虞。其終必無偏舉之弊矣。不更言終始矣。知本則本之漸致者。其先無凌節之施。其後必無逆至之應矣。不更言先後矣。然此言可以知本。而不足以盡本。又何也。重華之德。豈殊文祖而放殤之典。繼乎平章。文武之德。豈遜成康而刑措之風。遲乎孫子。然則無訟固不足以盡明德。并不足以盡新民也哉。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

知本與致知字不相干。

致知之內考與外稽無異致。蓋古人以知爲徹始徹終之學。而卽以物爲窮本肇末之端。**語**朱子卽物窮理四字之所以不可易也。

格物略想徑微。可自得其爲事。而事之在知。未嘗明據其然也。**邪**說止是懸空。到用處便成兩截。

致知天下未有其物。吾心已有其知。**語**語有病。有則俱有。無知先於物之理。**語**此生人同具之知。無待於致者也。**語**亦無無待致之知。亦從良知誤來。

格致之說。異流聚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程子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悖亂支遁。皆竊野狐之遺涎。自誑以爲醍醐。而識者但

覺其腥穢耳。

於程子十六條有一二條不融貫。則此理不能明白無疑。但依稀近似得一二條。而又雜入後來離叛之說以混之。連此一二條亦非真知也。

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爲此說。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答陳齊仲書云。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

菜園英文 六合以外。存而不論。乃日用事物而猶有不切者乎。須知有不足格。不必格者。於此見王伯安格竹子之謬矣。

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犯朱子辨一草一木之非。而伯安誤以竹子致病也。

齊齋 天下有幽深之物焉。庸人不知。聖人亦不知。**齋**也只好說散碎東西。若幽深之物。聖人豈有不知。

鍾鼎 離物以求者。人於冥寂泥物以求者。流於馳騖。**異學俗學**皆非格致。

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觀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徇外爲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乎爲邪說塗其耳目。而不以爲非也。誠能尋取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閃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襲陷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卽以此歸之矣。

傳六章釋誠意

今人亦知此是致知後事。但文中吆喝得幾句自致知以來耳。所謂專釋誠意之故。與如何是誠意。原未曾夢見也。

一誠意直貫到底。故以下各傳皆說好惡。

首節

陳意之爲非爲是。斯之必明者。功已深於未有意之先。而意之爲是爲虛。行之必力者。修更急於方有意之際。故離知而專言意也。**圖**疏發所以專釋誠意之故。從來無此明了。**又**意之發而無不誠。其養存乎本體。乾惕之念。固操於已所不覩不聞之中。而意之動而有誠有不誠。其介著於初幾。省察之功。尤厲乎人所不識不知之地。故分正而專言誠也。**圖**專釋誠意。人但知

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是文獨得。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使自慊。不實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入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

不是說待致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

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爲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真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慎獨二字。疆界不清。遂使全旨蒙障。

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卽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混。竟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毋字便實用其力。毋自欺便自慊。便是誠意。

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

自欺只是發得不足。做得不盡處便是。不必說到後來揜覆也。實好實惡。誠意已了。自欺只是不能寔好寔惡耳。

實用其力四字。是誠字了義。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邊矣。今人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等第在。

詩之善者。渾是一團天理。聖人存之足以爲勸。詩之惡者。猶欲忘反。聖人亦存之足以爲懲。惟善而不足以爲勸。惡而不足以爲懲者。聖人斯刪之矣。通於此說者。可與論如惡惡臭二句。總是

要發得盡也。

歸有光文欺曰自欺。欺之獨也。慊曰自慊。慊之獨也。詔下之字便差。文是其隱微之地。而明明者纖悉之必照。詔獨知知字混入覺照禪去。文吾亦惟重戒於斯。以辨善惡之真機。詔此處不辨善惡。但察實與不實耳。文由是知人心之初止有此天。而一念之天無物可對。是之謂獨也。詔獨字謬解。近日講學所謂獨體者也。其謬始於白沙甘泉。

慎獨不是又一節工夫。慎獨便是欺與慊分界處。

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卽誠意也。時文講自欺似意外另有意義。

慎獨似誠中又兼知。總屬夢喻。

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相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卽自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目矣。

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處。卽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寔與不寔。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慎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慎獨句。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定。則自慊不定。則自欺定。與不寔。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寔不寔。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旣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真不勇。下稍便成揜著。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慎教。真教。勇則意無不寔矣。時文於辨善惡與辨寔不寔界頭。不甚清。故於人所不知。已獨知兩知字。時混入致知去。

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

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卽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慎獨乃傳義。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如好惡卽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決去求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爲在。卽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貫到底。故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爲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處不盡用力。此屬於獨。卽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做事爲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爲。幾善惡。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卽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

便是惡之萌孽。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善惡意。誠則寔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慎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卽誠意。亦不是。

存養省察。鑿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爲二。異學又欲混而爲一。以彼爲直捷。以此爲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以慎獨卽致知者。有以意爲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爲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非耶。

論學而流於邪惡。只是求直捷害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節。必

求其合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爲善去惡爲格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爲心所存主。卽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大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果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旣得此禪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所知。慎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辨之。

小人閒居爲不善節

閒居卽獨也。爲不善卽不慎獨也。

閒居便是獨。揜著時亦是獨。

病痛全在閒居二句。厭然二句。正見其知不絕處。故註云是非不

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工夫。前有格物知纔盡。後有誠意知纔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點。却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乎。蓋厭然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闕欠不可也。

見君子。只卒然頃刻耳。而閒居以來全身都到。

陳龍

小人深有慕乎君子之容也。

邵

君子之容。小人所最憎。

誰肯慕者。良知家極詆禮法端方之士。以爲僞。僞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狂肆無禮者多。而貌爲莊敬者少。自有良知之教。小人並不須厭然矣。

小人之見君子。反從君子冷眼中看出。君子之視小人。反從小人心虛中看出。此纔是還他人之視己。若作君子之視小人。則失語意矣。

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卽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

世間僞作有道行徑。未有不敗露者。只是天下多其曹。轉相覆護。甚則敗露亦無礙耳。

金聲文

夫外豈人之所能形哉。評人不能使之不形耳。看如見肺

肝如何。**文**就中起念。而默然與萬物相往來者。是已不自隔絕。其真機矣。**評**此可謂之誠耶。氣卽理耶。生卽性耶。無善無惡耶。

文使同志相聚。不遇君子。孰使掩護不遑者。是亦誠中之形。自悚人耳目。心志而不可撲滅者也。**評**誠中當君子二字矣。此謂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兼君子小人在內。小人閒居爲不善。實有諸中。則如見肺肝形於外。君子慎獨毋欺。實有諸中。則心廣體胖形於外。小人中無善。故欲著而不能。君子中無不善。故

雖指視自嚴而無掩著如見之狀。兩邊對勘自明。後來誤認誠字。以爲小人安得能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誠字。只當寔字。與中庸至誠誠者之誠不同也。此篇講誠中形外處。畢竟要轉入這一邊討支離也。只坐誠字鶻突耳。**文**中外之應若影響然。宇宙必無一可欺之人。涉世亦必無可善吾欺之術。有慎獨而已。毋僥倖於昧者之不我見。而致悔於彌縫之不足哉。**文**結語透快。極中後世僞妄欺盜之病。看來近世小人揜著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天下眞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盜。謂古小人所以如見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辨堅僻作用以濟之耳。於是於揜著上講究益精。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知我見。看世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并疑天地間道理。原不過如此。益信

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卽是理等說。真聖人心傳。打破此關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更不消拚著。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矣。

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辨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便看得分曉。

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人都看做實德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牽入其玄渺之說。并下節都墮鬼窟。此不僅時文之病也。

獨字只對人而言。後來說入心體。便是援儒入墨家言。非聖賢之所謂獨也。

曾子曰節

上文兩稱慎獨。此節正指獨字。令人於此處用力。獨只是對衆之稱。對人之稱。卽上文已字。自字。閒居字耳。上節掩著無益。猶對衆人而言。此言自己獨處。原自掩不得。衆人所指視。卽在乎此。能於此一反求內省。自然欺隱寬假不去。於此處不放鬆。則誠無不誠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中又有件東西喚做獨也。自嘉隆以後。講學諸公。借聖賢言語。立自己宗旨。將獨字看入深微。書理從此惑亂不明矣。能於獨之可畏。說得分明。令人不得不慎。方見曾子平日提撕省察之密。與其特指此象。儆策君子小人。爲誠意下手工夫。無不警切。並可見大學於此節。特加曾子曰三字。不是草草。

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謬。蓋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

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換出景象也。

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卽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兩句只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尚屬其嚴乎。句界限須清。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爲怕指視而慎也。

吾之有爲有不爲。吾自動焉。**吾**自動便錯。**吾**非有憚於天下之指視而後有不獲已而爲有不獲已而不爲。**吾**非憚天下也。只憚處便是指視。**吾**去非所惡就非所好。則定有所畏焉耳。大道何寬其若斯之嚴乎。**吾**便爲所好惡多少病痛。不得不畏耳。小人不知天命不畏矣。嚴處正是道原。**吾**吾所好則遂好之。所惡則遂惡之。何求不獲而踟躕於高天厚地之中。**吾**正爲不

能如是耳。除非生安聖人。然聖人煞敬畏。至於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若迫于人而無可奈何者也。豈不謬哉。視指之嚴與迫於人。迥然爲己爲人之別。豈可同語。蓋世之小人有二。以爲天下必莫予指。必莫予視。而可以爲不善也。此之謂欺人。以爲天下必或指我。必或視我。而不可不強爲善以應之也。此之謂自欺。此卽和尚之喫素念佛講經受戒律也。也只是欺人。自欺者自己見得如此。却不如此實做耳。自欺之病。從無拈出者。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自欺兩字甚奇。被淺學人鶻突過去。可惜可恨。十目所視三句。是找足閒居爲不善節詠歎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十目節竟作小人。初看似偏。然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先輩亦主此說。上文此謂

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找足閒居節。又何須從新詠歎小人乎。以嚴爲慎。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爲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有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目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蓋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爲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大。卽心爲性。以無善無惡爲極。故不

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個嚴字。正希禪門人宜其云爾。評者又從爲之辭。則惑之甚矣。吾爲正希轉語曰。自欺二字。本無奇。被禪學人鵲笑過去。可惜可恨也。只緣認識意誠字大差耳。

富潤屋節

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爲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潤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豎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個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人只以一誠意混括德字。籠統沒理會。

明道善言詩。只用虛字點撥。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傳詩。自謂無毫髮憾。其註富潤屋兩句。亦用此法。只著則能字矣。

字點撥故兩句似全而實未了似實而却虛以其推說在下也
黃澤釋意合身心而皆統於意謂意如何統心**心**廣卽經之所
謂心正也。體胖卽經之所謂身修也。皆本於誠意如此云云。**論**
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个意誠景象耳。若
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絜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
心關係哉。况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爲廣胖
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
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或問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言
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也。重發斯不可耳。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

歸有光又懼之以天下之可畏。而人惟恐其或陷焉。歆之以天下

之可慕而人惟恐其不得至焉。傳者示人以自修之意切矣。**評**聖人有此權術作用耶。蓋二氏教人之法耳。天堂地獄。宗門人便不然之。豈足以誘學者耶。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心不在焉節

心字須頓斷看。便見得宰制羣動其關係至重。

評又人心明湛之體本寂然一無所在也。**評**故無乎不在莫錯會。

黃真文當心之與波俱蕩也。或從聲往焉。或從色往焉。或從味往焉。不可得而竟也。**評**此意似佳而隔。上節說不正之故。此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今要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

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責重心正。今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倒說。又說壞了視聽食。此都是不停當處。

評 心者合在不在。以爲妙者也。云云。**評** 楞嚴圓覺之臭涎耳。勦禿丁講疏之粗談。直敢無忌憚。入經義。亦秀才大亂之道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

大學

傳八章釋脩身齊家

羅萬藻文天下人之家不如天子之家審矣。**評**大學不曾分兩樣說。凡欲自文淵大強說入朝廷宮禁道理便有不足。豈不帖帝王家便不淵大耶。正坐眼孔小耳。

首節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

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

好惡從誠意章來。直到絜矩處盡。

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來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故諺有之曰節

笑諺者。未有不爲諺所笑。惟其皆然。故曰莫也。

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庸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刺他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况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深省。

韓文方其苗也。曰吾意中之苗不爾也。幸而碩也。曰吾意中之碩不爾也。**註**意中之苗與碩。似有模樣。而寔無模樣。似有準則。而寔無準則。使其果有模樣準則。則亦有知之者矣。何也。無厭故也。

是苗之碩。未到穀盛穫多也。

此謂身不脩節

黃澤字訓述大全饒氏盧氏說皆不可從蓋因誤看集註遂以首節爲身不脩次節爲家不齊寔則兩節皆是身不脩下節乃証上語而家不齊意在言外註此謂身不脩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看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脩明矣此正看註精細處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脩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

只教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理通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

首節

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責在修身爲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推行於自然。化效於機。責重於身。皆是下文甲裏事。此節只講道理相通合一。所以然。

身家之教。以意示。家國之教。以理通。

用窮其大國。雖遠而非極。鏡其原。家卽近而猶未。**圖**看下文。師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而事在。

孝者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理。非爲成就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總明得此三句。只講家國之理。不說感應。不重責成。不指機關。不

曲推變換自然明確。

此三句原說自然道理，不得講成作用。

說理不說人，說教不說效，纔粘著人身說便碍。

只講立教之理，不將上下分配何人身上。孝字雖本身教說下，却只說得其故相通，不說其效相致。

吳簡齋云：人與人相聚而教生，**人**只是此人，故教只是此教，不必重君子，不必合國人，只將家國情勢看透，合一道理，所以者也。等字更不須挑剔，而此理洞然矣。若不曾明白得一篇西銘，縱見得箇意思，亦無從發揮。此近人要說理字，做來却仍是事效也。

說理不說效，今人亦曉，而動筆又輒犯之者，只看註中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一句不仔細，便做君子是孝者，以孝修身。

而國人便知事君故犯也。善會註語不著眼在君子而在所以者也。四虛字則孝者弟者慈者三者字。註意原指理而不指人并不指人之修爲也。

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卽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卽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的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卽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

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何用
入魔界耶

在家有此種道理在國卽爲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在
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不外乎此所以教成於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責坐人身
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
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看煞君子國
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
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
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

君事長使衆之道卽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卽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錢吉士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卽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效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卽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豈不格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坐煞在人身上看。自生葛藤。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人身上論。則葛藤盡斬矣。

看先輩作此題。原只在道理上說。不曾著重人身。卽說到人身。也只是公共道理。所以然。不曾著重在國人與在君子也。見理的當如此。只是體會註意仔細。不從講章出身耳。從講章出身者。

老死無通理。

在家爲孝之道。卽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理上看。不著在一人身上看。著君子身上看。且不可。況著在承教之人乎。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於事君而教孝。亦不是要事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

唐順之曰。奚必陳力就列。而後爲事君哉。此語却有病。事君原自有事。但其理通耳。

康誥曰。如保赤子節。

上節只說道理。不得侵事效。此節只說端倪自然。不得侵推行。首節祇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此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

謂卽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保赤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現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証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爲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

機字意上已說竟。此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

人言借堯舜以証一人定國。是引証語。其說謬也。此不是証上語。乃起下語耳。上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

者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若作証上。則桀紂之帥從。又何以証定國耶。

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爲求人而有諸已。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非卽上文所令有與無卽上文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耳。

求字從令字生來。便須有法制號令在。此恕字。只在政治上看。

詩云桃之夭夭三節

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却矣。三引詩。只反覆咏歎指點與人玩索耳。

齊治相關要理。上文已反覆說盡。此又引詩咏歎。自有深情。須於言表領會。

此處三引詩。與他處詠歎又不同。他處卽在本文。此却說完又起。不必有深奇之義。但想傳者所以重複下此三節。是何意味。

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爲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卽下章絜矩相連血脈也。緊提上文兩箇而后。襯出題中三箇而

后纔見此三節詠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爲下章絜矩之原。不
是重衍家國相關疣綴閑文也。

此三節而后都從上文兩箇而后生來。

朱子謂漢人說經止訓詁文字不著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卽程子
但念過令人有悟之妙。蓋言詩之法本如此。

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
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
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
所以齊之本。未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三引詩詠歎指示
箇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
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
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

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卽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卽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于一家人人如此意。與一家感化次第。抉剔分明。方知傳者下此三節。不是閒裏吟詩也。

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于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翁。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相關之義。故槩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却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

傳者引詩有微旨確然處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經緯此是教家與教國之實理也有隱躍流露未嘗泥執令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本于家總于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尤廣故說成教於國方是大學修齊治貫通切實處。

施 夫家有家人而國之人亦有家人也必也修其身以宜其家人如詩所云也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其家人焉。國國人各齊其家而教成矣從來拋却國人之家一層教字法字終欠實落得此一提闡功效氣象次第了然教家補出修身一層尤得言外之意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只家家父子兄弟如法便是國治。

義也。故首舉桃夭以補孝弟慈之說所不及。**評**此意甚精。齊家工夫最要最難在此。

上一句宜其家人。從宜前說來。宜字須下得著力。下一句宜其家人。是推說從宜後說去。宜字須下得現成。

桃夭蓼蕭但說家。鴈鳩但說國。各止半邊話。這半邊關合緣由事理。隱躍言表。俱在複一句中點撥有神。

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申之妙。桃夭蓼蕭止言家而補出國。鴈鳩詩其儀句指身。正是句指國。中間却補出家來。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釋家國中間貴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說明。上文已

結此三引詩詠歎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不重推本於身也故足法要重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脫離君子不去耳

金鑰此處要說得是治國在齊其家原不是治國在脩其身按傳文章法固如此但應做來是國與家相關不可跳過家而與身對說耳爲要發明此意因打破治國不在脩其身不覺反悖於理此文人主張已說只管暢快不顧義理之病不可不知看平天下章三言得失亦貴重脩身自齊家以下各傳未嘗離根說也但齊家章須將心意知納入身說治國章將身納入家說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說耳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治與平有理一處有分殊處人但曉得理一不曉得分殊

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于國而盡處

却自須有道。

首節

題句是從矩出道。題意却是爲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卽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舊說謂題三層者。指首二句有一番議論。非謂註中亦可以見句別作一層也。然首二句議論。究非題要。看來止有兩層耳。上一層便是矩。下一層只重道。

通節重在末句。末句重在道字。

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絜之天下。乃爲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絜矩之道耳。

上老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絜矩之道。非此傳所重也。呆說似平天下重新從此做起者。便膚隔不切。

三句似實而虛。須在國與天下著眼。其效已見於國。其理卽通於天下。仍在國說不得。卽主天下說不得。要有治國在前。又有平天下在裏。又不得粘煞三句。謂道盡於此。須全神注起絜矩句。乃得其理。

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開去耳。故是以二字之上。空中尚有一折。人但清得興起與遂願層次。不及清國與天下層次。

此三句是說感應。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別。此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國與天下。

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故此三句只合虛遞只爲國與天下地雖分。然同此上。同此民。故可以其同然者推度耳。

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意。義極寔。地位還虛。末句正不使一夫之不復樂。只以下理財用人之屬。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

上老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絜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第國與天下分界處。不闡發分明。則其次第之所以然。尚未的確也。蓋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興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濶遠。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道。絜矩者。推一國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

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絜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平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云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國無分也。

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做得矩字。不會做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如時文言。仍只做得以心治國耳。國與天下有何分別相關乎。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爲道。重却在絜字也。

治與平分界在道字。若仍止說心同然處。則上三句已足矣。道者所以遂其同然興起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必須絜矩

耳。非謂卽興起一國之心而是也。

錢世譽又自記絜矩是因民心之同而使之各遂其願。如下文理財用人許多事寔非空空推心而已。乃治國已行之事。平天下不過推而及之耳。非到平天下方絜矩也。**註**時作卽以中三句爲絜矩。或索性離三句而別講絜矩。視此皆謬也。第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此意又如何。更體之。

總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得其情。曲成萬物。如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正從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絜矩之

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矩無不同。絜而爲道。正多不同。上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故治國章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卽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

上老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畫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通章只講絜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

不在教化上說。此節只要轉出末句。爲全傳題目。若復回繳到躬行化導意。便失其旨。

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毋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愜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常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爲矩本一。但繫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感也。但

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此章只重處之邊發明耳。

或問云：幸有倡焉而興起矣。然上或不能察其心而失所以處之之道，則其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是以必得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觀此則知絜矩之道是在興孝弟不悖後事。故朱子又謂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有云：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不知正爲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絜之天下爲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爲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字看，則每縮到家國

一源。而此處却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爲是也。

原絜只是這箇機括。苟一身之倫紀修於家。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麼國。問甚麼天下。但看握著緊關處。推行何如耳。**絜**上老老三句。固在前章齊治中指點下來。然只引得一矩字。所謂絜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曰。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正爲國與天下。自有分殊處耳。此是推放開去。非倒縮轉來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麼國與天下。一派顛預。則平天下一章。都成剩語矣。此亦是釋氏萬法歸一。三界惟心之病。

吾於勾股側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爲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陂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

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來也。**金聲**無不有矩。而絜焉者寡也。故君子觀於輿而知王道之易也。**絜**者絜開去也。若正希之見。則絜歸一矣。**絜**吾見血氣心知之性存乎人。不必拂天下以從一君。云云。**絜**矩之道。從天命之性上來。不從氣質之性商量。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矩推行爲道。卽理義同然之用。故曰。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爲平天下

之政事也。但從血氣嗜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爲釋氏之方便。普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其弊只講矩字。不講道字。故絜字亦倒說向內。倒說向內。併矩字亦看成無善無惡這些子。此非小小語病也。

遺却之道二字。說絜矩落空去。仍只得上三句意矣。人謂絜矩解在下節。不重做爲得。不知下文只空解絜矩二字之義耳。此重發平天下之道。何害。

書義來脉。有真有僞。如道字引聖經首句。此不真也。上章藏恕。是絜矩之原。而絜矩工夫。在前格致誠正。此真脉也。

藏恕誠求。矩字絜字之來龍。

絜矩卽是上章仁恕。此本身血脉也。致知誠意。乃能絜矩之根柢。又是前一節說話。

絜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

所惡於上節

說惡便兼好在內。然於惡處較分明。故止言惡耳。上下前后等位。正是絜字。所惡毋以。乃所謂矩也。左右是並肩人。與上下前後自稍異。交字是平等施與事。使先從亦微分。彼易於移動混亂者。只是解書不仔細耳。

詩云樂只君子節

首節上老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絜矩之道。又有遂其願欲政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絜矩之道。正相照應。

自誠意章講好惡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日新

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好惡獨詳明。平天下而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寬皮套子也。

好惡真源到此纔見。自慊盡頭處。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也。民之好惡亦從天理上絜之。況敢徇己私乎。

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及服官蒞政。貪殘刻戾。其好惡又與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做官時忽然循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功利世界。已心民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爲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做就。先儒所謂心如印板。板文錯則印出書文無不錯者。三代之所好所惡無論已心無有。卽民心亦不望及矣。豈不可哀也。

哉。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濶也。說好惡能向誠意尋源，方是能絜矩。真是王道本領。

評家謂父母是責備之詞，非稱頌之詞，最爲名識。註中能絜矩云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文理財用人，乃其條目大端也。

羅錫爵文

君子有能兼之分，則當有能兼之情。此之謂父母之地。

語地字好。爲人上便有父母之責，正在道理上看。**文**示論民好

好之，民惡惡之。此言君子當以父母自處，曲體民情，絜矩以誠求之，存心如做父母一般耳。非謂民好民惡，百姓便稱我作父母也。**語**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居也。註云，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意都在。卽謂百姓稱我作父母，亦無妨。但此之謂三字，不是指民言耳，非必坐煞君

子自命也。

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見當此者鮮。

此之謂三字。極落得鄭重。

詩云節彼南山節。

善晉人者。必不冒老寔訟言。如君子偕老之詩。首章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章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三章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若美之若惜之。正深於晉人也。故古人謂詩最善罵。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節。

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卽衆國。財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說起。既

一此字是藥。藥岌岌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有德是四句。腦髓與慎德境界自別。

諸有字。有統貫義。有層次義。

此有字逐句遞出。自有義在。若四句俱直根德字。不漏却題中有人有土有財六箇重疊字否。

人但爲張大慶頌之詞。止寫得有字。却寫此字神理不出。須知四此有是難詞。非幸詞也。縮重上一截直歸到首句。逼出下文。見得君子始終只一箇慎字。方是大儒大臣之言。彼徒以吉祥爲說者。適吐露其佞倖胸中耳。

俗眼俗腸。但知四句足以歆艷。不知著一點歆艷不得。若謂因此不可不慎德。則本領盡差。德非其德。慎非其慎矣。

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

處四句只一句故下直接財字。

有德此有人四句只合挨講若一有無所不有乃下二句中義也。
德者本也節

一有卽攝衆有所以爲本。

艾千子謂德爲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爲財本也財爲治平之末務非財爲德末也余以爲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實非本節之旨矣。

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爲末在聽訟言則訟爲末就財用言則財爲末須拈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

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爲財而慎德。語病不小矣。

身犯曰節

仁親以爲寶一句。是直出無轉計。是快說無遲疑。是順口便道。無迎拒躊躇。晉文子犯兩人平時極詭譎。此時極光明至誠。無他本也。

秦誓曰節

黃帝曰。人有相一國之才。有相天下之才。是二者不同量矣。獨至舍才而論識。舍識而論度。則優于一國者。即可挈天下以付之。要之相度。正是其才識大處。非無才識也。秦誓所以入經以此。

無他技。不是寔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耳。

其心休休焉。此句是形容一个臣心體。大段不著事爲。不落作用。不指風采。不論功力。若只在外面發揚。便成郭廓。

陳際泰文。吾欲以休休之度服天下。因以休休之度爲人主所用。以託天下云云。**邵**著此念。便斬却休休之根矣。且題本從其心。看休休。文偏以休休轉出其心。是心與休休爲兩件也。

其心休休二句。在心體度量上看。原是虛語。最難描畫。

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混。盧玉溪謂有淡然無欲粹然至善意。此說好。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有本領有大用。若字意乃盡。

若已有中正有曲成手段。

艾南英文。相天下者。未暇收道德之人。以養坐鎮之功。而先收材技之人。以隆器使之用。**薛**無此理。但道德之人難得耳。豈反後

於材技。况道德亦不止是坐鎮之功。坐鎮雅俗。乃無道德者耳。不啻口出。正從口出。中見其不啻。不是不形之言也。

如有容。寔能容。首尾相照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寔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精神。

人之有技五句。總在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能容之。下半段又應寔不能容句。語意分明。

有技彥聖等。差不紊。正是無所不容。

彥聖地位甚高。能好而容之。則又高矣。

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見其下面纖細無遺。看彥聖數句。便見上邊極高者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更過之矣。若容有技與容彥聖一樣。便不謂之寔能容。可知其

中正有明通公溥。裁成器使之道。不是以一切渾蒙爲容也。能容總上九句。能保推能容之用。能保卽在能容內。

唯仁人放流之節

此方見好惡極盡處。正是仁人之能講調停渾融。總是不仁耳。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爲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惡一邊。看釋絜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遠章。講忠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謂絜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絜矩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唯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緊承上文。側重惡人。乃至理。非小巧也。鄉原爲賊。剛毅近仁。理自如此。居鄉而同流合污。在位而包羞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看釋絜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絜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強恕之道。亦如是。

此申言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卽絜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于所好處看。不若於所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以成仁。而公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

唐順之。唯仁人也。物格知至。有以洞察乎善惡之機。意誠心正。有以深得乎好惡之道。**國**。尋能字源流。人皆可爲仁人。是大學微旨。唯字不是截斷語。

好人之所惡節

通章只講絜矩。爲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晉以下數節。皆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

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

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寔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無
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卽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
錯略以理財。用人平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
也。至君子有大道註中明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蓋卽指
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絮矩之道也。
細玩章句則其辨自見。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

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己治人四字卽
兼明新二句也。

絮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
學之道故註云修己治人之術卽明明德新民也。
道便是大學之道。

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僞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此君子贊歎不得。

此君子以位言。大道亦只言居是位之道。

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微有德者則驕。泰句說不去也。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卽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

位之道說方字字有地頭著落。

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据。聞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註耳。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又變而爲愛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卽好惡之一端。不可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一二件。便說不去。

臧潘文自記

一言得失。緊承樂只二節。二言得失。緊承慎德數節。

三言得失。緊承楚書數節。自是確不可易。止因上二結有結有証。此一結有結無証。竟以正文舉之。所以朱子統言平天下。其寔各有專指。不可混列。以上只是說絜矩。故于上節特註云。

自秦誓至此。又皆以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徐爲儀謂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脉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中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脉哉。總之眼孔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脉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一時紛紛。大道有指絜矩者。有指好惡者。大槩主張理財用人者多。亦有重理財而輕用人者。若專主用人。則又戚君特解。戚君作家老宿。而疎陋如此。又何論其餘也。存之以見不體認註意精細。輕于主張。

立論。名人之謬妄。每甚於庸俗也。

徐闇公

此節之前。則爲用人。此節之後。則爲理財。然則此節正總

結用人也。非泛說主心。亦非兼說理財用人。集註所言總結。既

不近取上數節。而泛指一章。便令作者不知所指。且此節所言

大道。用人之道也。下節所言大道理財之道也。大要不出此二

者。若不實結用人。則此大道又爲何物乎。所謂得之者得人也。

失之者失人也。不然。則二之字亦無所指。

徐

依闇公評。則康誥

之前已說理財。是康誥節所言得失。卽應作結理財解。其所言

命。有財無財之命也。若不結理財。則此命又爲何物乎。得之者

得財也。失之者失財也。不然。二之字亦無所指。以子矛刺子盾。

得不闕堂噴案乎。當時諸公皆淹通秀才。以名節自任者。然都

悖謬如此。總爲邪說浸淫。以叛棄朱註爲高。勢必然爾。蓋亂運

橫流亦不知其然而然也。

大道鑒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卽絜矩之道其謬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卽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歸于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不止爲平天下用。

忠信人卽作絜矩看。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卽在行處寔心上說。絜矩卽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卽誠意章之自慊慎獨也。

忠信是絜矩前一節工夫。

生財有大道節

歸。財者國之所不能無。而亦非君子之所謹。不用如此說。纔說不謹。便看得私心小樣。

說不必謹。便是謹言人轉計。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大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與上文大道風馬牛不相及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

財足原只在民間。經理却須王者耳。

中四句。本平列。無層次意。

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陳際泰云。國用之重也。一曙而揮之。而屢世之蓄積殫。幸而無事。猶存之國也。一有意外之虞。智者難爲圖矣。**陸**屢世蓄積殫。必有事矣。總之不必說到此。只川之疾。自然不足。恒足恒不足。只就日常說耳。**陸**天下賞賜錫子。特爲鄭重。或有利而弗忍之嫌。然而亦無傷也。**陸**此畢竟有害。非舒之謂。舒字總說自然道理。應如此說。向作用去。意非不高。然非大學中正常久之道。人人可行者也。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

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慳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爲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僅節省之謂也。

舒不止戒淫侈。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
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

仁者以財發身節

此仁字爲下節引線仁者二字漫置不得張受先謂不重在以財
發身只要見得如此則生財不可無道爲平天下一大事却是
胡說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此
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末故
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如受先所云都成倒亂矣

夫財者大利大害之所在也雖至聖仁人非此無以結
天下之心仁者結民心惟此則亦權術矣謂仁者卽於財論
亦以財發身耳

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食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

爲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如臥子言其心術不仁甚矣。此處毫釐之差。不翅千里。

未有好仁節

此節雖多疊句。而語意一氣急遞。總以首尾仁財爲主。未有好義二句。只是過接橋後耳。

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

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字。爲下文義利之辨張本也。人惟看得中一疊沒緊要。而首尾仁財其理又盡於上文。不過從三箇未有討口氣。總屬復衍無味。

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

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缺望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于義。義字只貼下看。有思想在。

陳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苟無相感。不輕則激。不交則忘。**註**此意直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下皆天所爲。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臥子亦以爲人之所設耳。人亦齊等耳。彼既有高尊之樂。我復居臣虜之養。而又索能奉之乎。**註**何處來此誕謾悖理之言。人胸中有此議論。直是生心害政。

孟獻子曰節

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主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置。反以仁義爲致財之道也。故急下末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爲後世慮者深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童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並舉無疑。自陶石簣墨略過上二段。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爲不易之說。其寔非也。

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正謂他物稱是耳。若只點煞馬字講。此與拾遺契而數齒計富者。何以異乎。

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絜矩。故臧文仲妾織蒲。夫子直斥其不仁。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爲好利。其爲人心之害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根乎。然義之爲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

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之仁義。不遺親後君。與此傳之以義爲利收結是也。

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此語。然未嘗見章句。且此節重義利。亦無兼理財用人之說。讀者勿泥爲不易可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節

善之。只是信任之至。

善者不是突然而有。卽是襲時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覺其爲善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終